

英布草心《木七下山》：

坚守梦想，奔向幸福和远方

□徐良



近年来，一批极具实力的现实主义作家悄然“跨界”，为儿童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赋予了儿童文学更加纷繁复杂的现实观照。彝族作家英布草心的儿童长篇小说《木七下山》，以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背景，以彝族留守儿童木七三次下山的故事为线索，书写儿童生存状态，反映当下社会生活，为儿童文学增添了绚丽的民族色彩，也为当前繁荣的儿童文学创作中较为稀缺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增加了厚实的砝码。

小说详细讲述了木七三次下山的经过。木七“探险”进入到阿洛森林，为刺猬妈妈对小刺猬的爱所感动，后“遇见了鹤鹑、布谷鸟、野山羊、野鹿、猫头鹰等”，发现“它们大部分都由父母带着，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走的，都其乐融融。”而作为留守儿童的自己，在村子里却总是受到傻大头等人的欺负，以及彝族远古时候阿重和阿香寻找父亲和石尔俄特世世代代寻找父亲的故事，均给了木七很大的触动和启发，这坚定了木七第一次下山（寻找父母）的决心。第二次下山是为了读书。在王峰和白阿鸟老师的帮助下，尽管木七成绩很差，又因姆吉奶奶的坠崖而重新返回山上，但经过了生活的磨练，木七因一首自创的歌曲《凉山少年》被大家关注。第三次下山，是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帮助下，木七与村里的其他人一起，要搬

进山下的新家。三次下山，是木七内心情感的渴求，是对梦想的追逐，也是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和“共享幸福美好生活”愿景的强烈召唤。

在近几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一些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带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相似点：一是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多是父母长年缺位的乡村留守儿童；二是小说的开篇往往多是从儿童的孤独、好奇、幻想、探险甚至叛逆等行为引入。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相似，其实际上是作家对现实生活观察的一种情感共鸣，是作家对现实问题的一种群体观照，作家要通过文学，反映儿童天真无邪的本性和渴望被爱、探索未知的心理，也责无旁贷地为其笔下的儿童发出深切的呼吁和呐喊。

儿童文学往往以儿童的视野反映儿童的心理，但儿童的心理恰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观照。为什么木七的父亲杨红邦和母亲李阿洛长年缺位？是成年人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的集体迷失？还是作为父母对子女的个体冷漠？还是其他什么共性的原因？其实，不管成年人的世界有多困惑和无助，无辜的孩子们真不应该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这是小说带给我们的沉重反思。正如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张梅教授所说：“当代儿童正在经历的现实更加纷繁复杂。”因此，当前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传统轻松的儿童文

学语境下，也应该有更为“纷繁复杂”的现实观照。毕竟，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往往同时具备趣味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往往更受众多成人读者的追捧。

作为一部反映彝族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有其典型的民族文化烙印。在文化方面，远古时候“寻找父亲”这些根植于木七心灵深处的古老传说，成为了木七下山的动因。在语言方面，小说《木七下山》具有浓郁的彝族语言特征。另一方面，小说《木七下山》避开了当前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品较为普遍的“动物文学”“探险文学”书写视域，而是立足现实，真切地描写了木七的生活及生存状况，刻画其困难又坚毅、感恩而励志的成长故事，在褒扬时代之美的同时，引发出沉重的人性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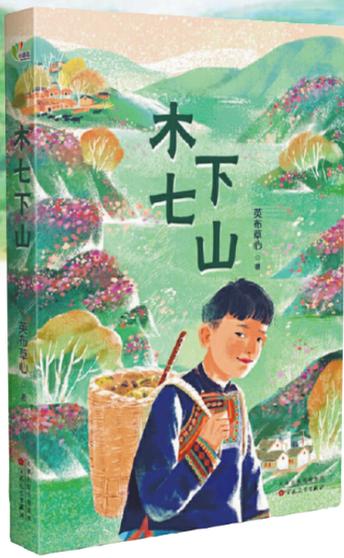
小说抓住了儿童读者相对单纯的心理特点，运用了口语化的叙述风格和单线性的叙事方式。同时，小说在叙述语言上多次使用转折，有意强调一种矛盾的内在关系。如：“应该叫马鞍山，但它不叫马鞍山……而叫豁口山”“这片森林隐藏在石磨山背后，按道理应该叫石磨山森林，但是，它不叫石磨山森林，而叫阿洛森林”“凉山镇与凉山有关，又与凉山无关”等等。这种矛盾的叙述语言，似乎体现着某种情感意志上的执着和倔强，让人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希望和梦想。木七缺失了父母的爱，

却得到了奶奶的爱和更多社会的温暖；本来是穷乡僻壤的留守儿童，却偏偏要去追寻更遥远的梦；尤其是姆吉奶奶说的“我不相信有这等好事”，也无不体现了我们国家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民生福祉上的“情感倔强”，更从侧面讴歌了新时代的伟大和美好。

如果说，根植于心灵的古老文化是一种内在动因，那么，怀揣感恩和对梦想的坚守就是木七奔向未来生活的最大动力。“在离开山上那天，木七打开了父亲杨洪邦，一个人来到姆吉奶奶的坟地上，在没有长出青草的坟包前坐了一上午。”和上次下山去北京演出一样，这次奔向幸福的下山，木七依然没有走公路，而是顺着山埂的小路走，他相信奶奶，“他要让姆吉奶奶目送自己，走向远方，比远方更远的远方……”当然，作为儿童文学，小说《木七下山》最可贵的地方，仍在于作者拨开了“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让我们看见了现实观照下的人性反思与强烈的时代召唤。

（作者系四川诗人、评论家）

创作谈



《木七下山》英布草心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

童年的回响

□英布草心（彝族）

凡成人者必经童年，童年的味道与色彩因人而异，不尽相同。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政策施行不久，改革开放也刚刚起步。我出生于四川大凉山一户普普通通的彝族家庭，父亲是农民，母亲也是农民，周围是接天连地的大山，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因此，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大部分老百姓的奋斗目标是温饱。

那个年代，大人的口中听得最多的故事是过去的饥荒，最耳熟能详的名言是“勤能成大事，懒惰毁一生”“有了一顿充，没了两顿饿”。我幼时是病秧子，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听外婆讲似真似幻的故事，躺在僻静的山坡看明亮的太阳东升西落，坐在陡峭的山崖看矫健的山鹰在天边盘旋不休。这样的童年，总令我对外山的世界有着莫名的向往，当然那时并不知道向往的是什么。

在这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关注留守儿童身心成长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木七下山》里，有我所熟悉的童年的影子。小说故事并不复杂，主要讲述一位凉山少年勇敢追逐梦想、最终走出大凉山的励志故事。作品将视角对准大凉山曾经的贫瘠与困苦，对准当下精准扶贫政策和希望工程，对准留守儿童群体，关注大凉山近年来的山乡巨变，以及在这种变化下少年儿童所经历的身心阵痛和获得的成长。

大凉山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在这里生活的老百姓在困苦年代没有因闭塞的环境、落后的交通而放弃追求。在向往美好生活的路上，《木七下山》中杨洪邦、李阿洛这样的父母俯首皆是。与其土里刨食不果腹，不如走出大山拼出一条道路。《木七下山》里的主人公木七与其他山乡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父母在离开大山后从未回来看望过他。

在凉山，杨木七这样的留守儿童不是个例。2010年7月的一天，我在一处偏远的乡镇教书，放假就回老家。我在老家背后的一条小路上遇到一位6岁的孩子，身上穿着干净的蓝色短袖与黑色短裤，头发理成寸头，乍一看像城里的孩子。我抓出一把糖果给他，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用明亮聪慧的眼睛打量我，没有接我手上的糖果，也没有回答我说的话。他周围的小朋友用彝语说：“叔叔，他是一个哑巴。”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说，他是阿东家的儿子，三岁时离开大山跟着阿东夫妇去了广州，在广州读了两年幼儿园。由于带着孩子不方便打工，去年他们把孩子送回山里让爷爷帮着照看。最初的时候，这孩子会说一些普通话，说得还挺标准的。后来，他发现自己说的话爷爷听不懂，爷爷说的话他也听不懂，加上周围的孩子都说彝语，这孩子就慢慢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原来环境真可以让人成为“哑巴”。这事让我深受触动，感慨万般，多年不能释怀。

2019年9月，我作为一名脱贫攻坚援藏干部，在一个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藏区驻村，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件事是怎样适应高原缺氧的高原气候环境。在驻村刚开始的两个月，每天半夜我都会因缺氧呼吸困难而醒来几次，一醒来就发现嘴巴到喉咙都干得冒烟。刚到高原藏区，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环境原因，虽忙忙碌碌但度日如年。驻村后，我真正感受到了脱贫攻坚第一线扶贫工作的“五加二白加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祖国的日益富强，感受到了党组织在基层第一线工作中的重要性。如今，脱贫攻坚工作已胜利收官，乡村振兴正在火热推进。也许，很多人在思考，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的实施，到底为老百姓做了什么、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木七下山》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故事的背后一直在探寻这些答案。

在时代潮流面前，我们应该有独立思考、清醒认识、勤恳做事的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发展。新时代除了囊括我们生活的社会现实之外，更应该体现这个时代积极向上、宽容善良、锐意进取的精神取向。新时代儿童文学，应该大胆探索独特风格，追求艺术真谛。新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应该与他人作品同质化。当然，儿童文学的阅读群体是青少年儿童，这在写法上要求用儿童的视角讲述儿童的现实生活。写作《木七下山》过程中，我大脑深处回旋最多的就是童年的美好与苦涩，有一种回不去的仿佛汇聚成山涧溪流在记忆里回淌，与此同时，新时代精神的勇敢向上也时刻激励着我。

这篇长篇小说以及收录在《老街深处的金鱼店》中的《远山的红蜻蜓》都是描写与表现留守儿童真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作者取材于他在希望小学采风的真实经历，这些小说是对儿童世界的转喻表现，呈现了当下留守儿童真实的学习生活状态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引发我们的思索与关切。这部作品还收录了作者早期的一些儿童诗歌，如《月亮》《天公公的种子》等，这些儿童诗稚拙、纯真，用儿童的口吻、直观的形象、浪漫的笔触呈现了一个个诗意灵动、趣味盎然、多姿多彩的想象世界。

《老街深处的金鱼店》面向的是小学高年级读者及少年读者，收录了作者不同时期的青少年小说代表作，如短篇小说《远山的红蜻蜓》《老街深处的金鱼店》《青白》等。《青白》采用陌生化的手法，以“冬至”“清明”“芒种”“白露”为题，用四天的时间展现世纪之交红土地上三代人四位女性的命运纠葛与人生遭际，同时聚焦少女春花的创伤与成长，着重刻画她隐秘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与人生选择，作品表现深刻、书写透彻。春花在一次次缺失与重新获得、一次次梦想幻灭与重拾梦想之后逐步走向清醒、自觉，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与今后的人生之路，也使得文本保持着叙事的张力。《老街深处的金鱼店》书写城市化进程中被人遗忘的老街，细致展现金鱼店老板数十年的坚守以及面对老街被拆后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绪。作品用对比的手法，着重表现了金鱼店老板的淳朴之心，以及这种淳朴与现实生活的错位冲突。

不论从叙事语言、故事表现、细节呈现还是作品背后隐藏的思想价值，周博文的“流萤之光”系列作品都可圈可点，这是作者十余年来坚持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展现与集成，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创作功底，以及对儿童文学不俗的理解与表现。

（作者系黄山书社国际合作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

他写出了童年的稚拙与纯真

——评周博文“流萤之光”系列

□张锐



《老街深处的金鱼店》《不会开花的树》，周博文著，黄山书社，2023年8月

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周博文新近推出的“流萤之光”系列作品包含两本作品集《不会开花的树》《老街深处的金鱼店》，共收录了十余年来他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涵盖了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从文本内容看，兼具现实与幻想两种类别。作品较为成功地塑造了多个贴近儿童真实生活与接受水平的童话形象与少年儿童形象。作者致力于用诗意的笔触，丰满立体的形象，呈现对当下儿童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多重思考与探寻，具有较好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

《不会开花的树》收录了童话、散文、中篇小说、儿童诗等适合小学中低年级学生阅读的作品。其中，童话《不会开花的树》写的是一棵寻求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老树，当它因为不会开花而痛苦，以为要带着遗憾离开世界的时候，却因一次偶然的机缘来到了远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在生命最后一刻，它决定用仅有的力量绽放出一束独一无二的花朵。中篇小说《冬日春歌》聚焦农村留守儿童阿布、阿春的成长与成长，通过两个小主人公校园生活、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个人独立）的展现，让读者得以了解当下留守儿童的生存处境与心灵愿望。

评论

乐观和自信照亮未来之路

——评邹超颖的《一勺月光一勺糖》

□周聪

邹超颖的《一勺月光一勺糖》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城市题材小说。这部小说围绕校园生活与家庭生活两个维度展开，再现了万小桃与林紫云之间从隔阂、冲突到无话不谈的心路历程。

在小说中，女孩成长期的敏感、脆弱、自尊等心理嬗变，以及城市生活对孩子心灵的塑造等，都得到了精准的展现。从小说的空间叙事来看，《一勺月光一勺糖》主要集中在城市景观的呈现上，不论是开篇的清晨晨雾描写，还是文中多次提及的小区、别墅、超市、斑马线等词语，这些代表城市空间或都市生活的符号使得这部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成长小说有了明显的艺术分野。

从早期的《目鱼》到《坐彩虹滑梯的外公》《橘豆的茧》《不完美的男孩》，再到近作《一勺月光一勺糖》，邹超颖专注于城市题材成长小说的叙事探索，在儿童成长小说的谱系中，她一直在试图建构属于自己的成长小说的城市空间美学。

对于林紫云而言，城市生活带给她的沉重感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居住空间的逼仄、狭小，让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家隐藏着某种不确定性，围绕这一空间展开的家庭生活令人焦虑而充满忧虑。母亲卧病在床需要林紫云帮忙照顾，父亲的操劳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家的处境。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制造的秩序或交易法则，令本就惶恐不安的林紫云如履薄冰，家庭的负担让她在校园生活中显得畏首畏尾。当“泼墨事件”发生时，林紫云从同学万小桃口中得知那件青绿色连衣裙的价值以后，“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眼神飘忽”；当万小桃过生日的时候，在母亲的建议之下，林紫云送出了母亲第一次赚钱买的丝巾。但这一份情感深厚的珍贵礼物却被

万小桃以“狼外婆”的游戏消解了。

在万小桃的身上，集中了城市女孩身上的张扬与真诚。万小桃的出场依靠的就是一条青绿色的连衣裙，她希望以外表来博得同学们的好感。出于对外在服装的关注，万小桃发现了常年穿校服的她，她的言语在无形中给林紫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万小桃对林紫云的“威胁”实际上是以游戏的名义实施的，比如在“春天的角落”中，万小桃与万芷萱一起以恶作剧的方式藏起了林紫云的白色布鞋，这一行为可以看作是对“泼墨事件”的回应；在“不一样的礼物”中，万小桃将林紫云的礼物当作是“狼外婆”游戏的道具。万小桃的这些行为在事实上加剧了二人关系的恶化。直到“马路上来了一条小船”中，林紫云的父亲因为救万小桃的弟弟而受伤，才让二人原本紧张的关系缓和下来。林紫云向万小桃借皮划艇去给父亲送饭，坦诚地向她道出了父亲平凡的工作身份，由此，可以视为林紫云封闭的内心世界逐渐向万小桃敞开。

饶有意味的是，万小桃与林紫云的关系从隔阂走向无话不谈，一方面依靠的是外力——林紫云父亲以自己身体受伤为代价救下了万小桃的弟弟。万小桃父亲的生意失败后，飙车、与厨师打架等过激行为与林紫云父亲的坚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则是内力，在人物设置上，万小桃与林紫云的关系经历了从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在学习上，林紫云是优等生，并担任班长，万小桃是转校生，成绩差；在生活上，林紫云母亲卧病在床，家境贫寒，万小桃家住别墅区、生活无忧。当万小桃的家庭生活发生重大改变以后，她也逐渐开始向林紫云诉说烦恼，两人变成无话不谈的挚友。特别有趣味的是制作桂花饼这一细节，在采桂花、洗桂花、和面、打鸡蛋等工序被复原的过程中，万小桃体验到了合作的快乐。亲手做好的桂花饼的香味让人回味无穷，也象征着万小桃与林家的关系在“桂花饼”一章中得以深化和巩固。

万小桃曾问林紫云月亮的味道是什么，林紫云道出了自己父亲曾拿出勺子和糖，借助月光给苦涩的生活平添了一丝甜味。小说的标题“一勺月光一勺糖”寄寓了林紫云及其父亲对待生活的乐观姿态，面对困境，他们依旧能感受到来自月亮的甜蜜，并葆有对未来生活最质朴的向往。在小说的结尾，“一勺月光一勺糖”更是化身成一段舞蹈，成为了万小桃和林紫云友谊的见证。毕业典礼结束后，万小桃和林紫云即将踏入新的人生征程，她们对新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和自信，正如她们一直深信不疑的那样：

“舀一勺月光，再舀一勺糖，心里就会甜蜜蜜的了。”

（作者系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



《城里来了一条龙》插图，景绍宗绘，海豚出版社，2023年9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五六一期